

# 大學教室在部落

## —以部落工作與傳播為例—

部落の大学クラス—部落の仕事と伝達の例

The College Classroom in Aboriginal Communities

Take the Example of the Course of Work at Aboriginal Communities and Communications

文 | 林福岳 (國立東華大學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助理教授)

圖 | 東華大學原住民中心提供

一輛小汽車，後面跟著將近20輛機車，大多一車雙載，約莫40個人浩浩蕩蕩地駛進部落，從大路流竄到小巷，然後分散各地四面八方採集資料和觀察，挨家挨戶地訪問攀談，這就是這門「社區工作與傳播」上課的場景。一個學期18週的課程，有10週以上都是以「騷擾」部落的面貌呈現在族人面前，族人們也漸漸習慣了這些年輕孩子的四處遊蕩和認真地嬉戲。

原住民族學院所開設的課程名稱叫做「部落工作與傳播」，我在課程設計的時候，便將參與地域設定為原住民的部落。理由非常簡單：我們的學生所學的東西，需要一個

可以實踐的社會場域，而最直接的做法，就是進入部落。有人會質問：你們這樣會不會造成部落的困擾？會不會有以部落為客體的高壓姿態和不良影響？學生們也有這樣的顧慮。我的回答也很直接：想要知道答案，唯一的方法就是——去做。做過之後，才有檢驗的機會和反思的可能。

### 到部落上課的參與和投入

因為這是一門選修課，通常我開學第一堂課所做的事情就是——勸退。我會清楚而誠懇地告訴同學，如果你對人沒有關懷、對部落沒有認同、對實踐沒有熱情、對學習和成長沒有興趣，就不要選這門課。而你在這門課所需要花費的時間精力，絕對不只是一週三小時的課程而已，而是需要付出很多倍的參與和投入。因此，選這門課的同學，一開始就有了深切的領悟——我們要被狠狠地操了。大約有一半一半的來自各族的原住民以及漢人學生，在這堂課中熟絡了起來。





學生所學的東西，  
需要一個可以**實踐的**社會場域，  
而最直接的做法，就是進入部落。

這門課的內容，大致分成討論和實做兩個階段。學期的前半，一部分在課堂上探討一些關於社區、部落、社會工作、部落文化、部落發展、社區總體營造、志願服務、社區傳播等基本觀念，以及實際進入部落進行初期的田野工作和關係建立。學期中之後，就請學生們分組去規劃一個他們認為可以協助部落發展的執行方案，經過討論和修正之後，在部落中實際執行。等到學期末，他們必須在部落中舉行成果發表會，邀請部落裡的族人，和相關的地方人士齊聚一堂，共同分享他們工作的成果和心得，以及其間的種種故事和心情。這就是他們的期末考，

族人的迴響和反應愈好，他們的成績當然就愈亮眼。

### 持續前往花蓮力拿恆部落

以我們曾經連續三年前去參與發展的花蓮縣壽豐鄉「力拿恆」部落為例，當地是一個阿美族的部落，因為七腳川事件而遷徙至現在壽豐鄉公所到中央山脈間的地域，重新屯墾開發。我們一開始是和當地社區發展協會的負責人，也是教會牧師Namoh牧師（原本漢名為林清盛，後改回族名為「那麼好」）接觸，他一口就答應我們進入部落和大家共事。學生們從初階的書面歷史、地理資料蒐

整個課程最重要的  
是工作背後的理念：其一是對**部落發展**的認識和實踐理念，  
另一個則是對於同學需要什麼樣訓練的**教育理念**。



集和閱讀，然後實地前往部落進行田野調查，還有親身訪談，慢慢和部落裡的大人小孩建立情感。我期待學生們不是只有上課的時候才去部落，而是平常就必須頻繁地往部落跑，一方面要熟悉當地的人、事、物，更重要是建立自己對部落的情感和認同，我們雖然是一個外來的團隊，但生活卻有交集的一群共事夥伴。有一次孩子告訴我，才早上九點多，就被部落裡的「法意」（阿嬤）叫到屋裡去聊天，而且還要陪他們喝「適當的飲料」，這也太早了一點吧！

大約到了學期三分之一的時候，我就會請同學開始提出他們所了解部落的重要議題和需求，然後各組依照這些重要的議題和需求，提出我們可以進行工作的構想，經過反覆的討論和修正，便會形成一個方案，然後和當地的人士磋商，如果他們也覺得可行，就可以開始實際工作。

### 部落成果發表會反饋

以2006年那一屆為例，他們一班約40位

同學，分成四組，所關心和從事的議題分別是：一、學童的課後輔導，尤其是關心單親或隔代教養的小朋友，幫助他們完成和複習功課，順便也帶領自我認識的遊戲和活動，以及教一些電腦的使用和英語能力。二、圖書館的資源利用，當地國小的大門的對面就有一間壽豐鄉圖書館，可是同學們發現使用率非常低，所以便和圖書館合作，邀集小朋友下課之後到圖書館來，舉辦各種認識圖書館和培養閱讀興趣的活動，活化圖書館的功能。三、蚊子電影院和族語講故事比賽，爲了強化部落的認同，同學們找了幾部關於七腳川事件的紀錄片，邀集部落的大朋友小朋友一起來觀看，然後分享交換感受和心情；另外也舉辦小朋友的族語講故事比賽，請部落的耆老擔任評審，一方面增進孩子們對語言文化的認知，另外也肯定和尊重老人家的語言能力和文化智慧。四、我們特別請一組同學去側錄其他各組工作進行的狀況，工作告一段落之後，將帶子剪輯成三部紀錄片，最後在成果發表會的時候公開放映，讓參與



的人士更清楚地了解我們做了些什麼。

記得那次最後成果發表會的時候，我們在教會的一間教室進行，原本預定晚上七點開始，結果部落的人當然是陸陸續續地抵達，我們一方面在會場後面準備了豐盛的點心飲料，門口來賓簽到的地方還要準備檳榔。同學們帶著部落的孩子，一段段呈現我們所做的工作，同學們除了ppt簡報和紀錄片的放映之外，還要上台唱歌、跳舞、演戲，弄得熱鬧非凡、精采萬分，並且也誠摯地分享這一學期來在部落工作的心情和所得，有的孩子分享得珠淚漣漣，有的同學得到大朋友小朋友如雷

掌聲的肯定。雖然他們是為部落在工作，但是大家心中都雪亮地清楚，真正最有收穫的是自己，他們在部落裡得到太多，自己能給的太有限。最後大家分享了我們特別在寒冬夜晚準備的燒酒雞，在酒酣耳熱中結束了這場發表會（同學們不能享用，因為結束之後他們還要騎機車回宿舍）。

### 搭起交流與辯證的橋樑

這幾年的田野教學經驗，我們也都一次次地學習，一次次地修正。我也漸漸體會到，整個課程最重要的其實是工作背後的理念：其一是對部落發展的認識和實踐理念，另一個則是對於同學需要什麼樣訓練的教育理念。以一個原住民族學院而言，這些都是無可避免、也責無旁貸的。兩者如何藉由一門課可以相互交流和辯證，是我願意和學生在部落裡「廝混」的主要原因，我們對部落有深深的感激，因為他們包容了我們參與的無知和莽撞，同時也深切的關懷和體悟，其中醞釀太多值得認識和開發的文化脈絡。◆